



师父教我一生做好一件事

——忆京胡大师何顺信

朱建中

2024年12月10日是一代京胡圣手、何派京胡演奏艺术创始人、我的师父何顺信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何顺信先生出身梨园世家,通过刻苦磨炼和反复实践,成为著名京胡演奏家、戏曲音乐教育家。先生自上世纪40年代起便为他的表兄、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伴奏,并共同研究创作张派艺术的唱腔、音乐,对京剧张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可以说,演员成角儿、流派的形成,都与好的京胡伴奏密不可分。何顺信先生在继承前辈京胡演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京剧伴奏的旋律和特色,形成了自己独具的风格。先生在京胡演奏上传统功底深厚,技巧精湛,音色纯净优美,情感表达细腻,手饱满、清晰、粘、打、揉、滑运用自如。先生右手的弓法十分讲究,采用臂力同腕力交替配合的方法,曲调华丽时腕力为主,臂力为辅,婉转柔美,耐人寻味;曲调舒展时臂力为主,腕力为辅,大开大合,气势恢宏,表现出繁与简、轻与重、快与缓的艺术对比效果。先生同张君秋大师合作50年之久,配合天衣无缝,他们在传统技艺上大胆创新,先生用手中的琴,完美融入张君秋先生的表演艺术风格中,共同创造了刚健温婉、清新俏丽、华丽端庄、典雅流畅的“张派”艺术,“张派”演唱艺术中的“蜻蜓点水”及“枣核形”特点,也得益于先生京胡伴奏的烘托,令张派的伴奏音乐耳目一新。先生胡琴的拉法不墨守成规,对其他流派的伴奏艺术也多有涉猎,亦包括学习生行的伴奏艺术。平日练功,先生不只练旦角的伴奏,生行的《文昭关》《碰碑》等剧目也是他经常练习的。他曾一度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担任伴奏,为剧中谭元寿先生的唱腔伴奏也是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我自幼生长在一个京剧演员家庭,7岁开始学习京胡。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经常提起何顺信这个名字,从那时起,我便对先生仰慕不已。进入校校后,恰逢刚刚恢复传统戏,学校开设了“艺术欣赏课”,第一节课播放的就是张君秋先生的《望江亭》和杜近芳老师的《断桥》,当时我就梦想有朝一日如能得到何先生的

指点,那真是太幸福的事了。在老市长李瑞环的提议下,1986年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举办了著名的“百日集训”,聘请了包括张君秋大师在内来自全国各地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来津为我们传艺,其中就包括何顺信老师。1986年3月7日,在我23岁时,我如愿拜在了何顺信先生门下。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我们师徒朝夕相处,不离左右。尤其在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百日集训”期间,我随师父每天早、中、晚三遍功,从未间断。师父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他从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学生的先天条件和个人特点因材施教。为弥补我演奏上的不足,他每天都找来我演奏的唱段录音反复细听,然后自己再用琴试奏,对“过门”“垫头”,唱腔的托、垫方法反复斟酌后,再为我做示范。我演奏、伴奏不顺的段落,老人家都会带着我十遍十遍地练习。之后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香港进行“百日集训”巡演,先生都亲自为我把场。师父还经常告诫我不要有门户之见,艺术上要博采众家之长。

1986年“百日集训”初期,我年轻贪玩,上师父的课经常迟到。老人家并不直接批评我,而是泡上一杯茶等我,见我来了后说:“徒弟,你看茶都凉了……”在以后的几天里,他每天都坐在大门口等我,弄得我再也不好意思迟到了。

“百日集训”期间,有关领导为了方便我向师父请教,把我和师父安排住在一个房间。我早晨醒来时,经常看不到师父,原来师父每天5点就起床了,师父怕影响我休息,为让我多睡一会儿,他总是一手拿琴一手拎着鞋轻轻走出房间到外面去练琴。先生在为我的传艺过程中,经常鼓励我要在演奏时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培养我对京剧艺术的独特见解。他告诫我要深入理解京剧的剧情和人物,将音乐与表演相结合,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他的艺术理念让我在京胡音乐演奏和理解上受益终生。先生定期来我们团为我们指导《西厢记》《金山寺》《雷锋塔》《楚宫恨》等剧目时,经常把我和赵秀君叫到宾馆单独说戏,每个字、每句唱腔

都会为我们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毫不含糊。先生是一位非常幽默的长者,记得我与赵秀君赴北京向先生学习《诗文会》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每天上午的学习从未间断。先生每天清晨都会在房间门口乐呵呵地迎接我们。赵秀君进门时,先生总会风趣地说:“哎哟,我们的‘福气人’来了!”意思是说赵秀君有幸拜在京胡大师张君秋先生门下成为其关门弟子,又遇到先生这样的著名京胡演奏家为我们说唱编腔,是有福的人。

先生家里的沙发和床上常年放着两把琴,随时想到随时拉,真正做到了“琴不离手”,每次演出前先生还会拿出一天的时间“试琴”。一次,我们京剧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秦香莲》,师父连着两天坐在剧场一个角落里,看了两天的演奏,并用录音机录音后回家听了一遍,转天把我叫到家中为我细致分析每一段唱腔的伴奏,连一句“散板”都不放过,还不时做示范,这种有耐心的指导,令我受益匪浅,演奏水平进步很快。2008年,中央电视台“空中剧院”直播《白蛇传》,为看我演奏的“祭塔”一段,当时已身染重病的师父不顾年老体弱一直等我到夜里11点,为听得更清楚,还将音量开到了最大。后来我凭借《金·斯·雷》一剧中成功的伴奏表现,获得了迄今为止文化部唯一一个在中国京剧艺术节上颁发的“优秀京剧表演奖”。消息传来,师父像孩童一样兴奋。

1992年,张君秋先生举办艺术生活60周年纪念活动,师父正在香港讲学,不能回来,便推荐我为张君秋大师吊嗓长达半年之久,令我荣幸之至。师父还向大会举荐我代他担任60年贺岁演出的伴奏,七场演出我五次登台,与众多张派弟子进行了合作,受到好评。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次活动中,我为张君秋先生伴奏了一段《楚宫恨》,张先生感觉节奏、气口都很舒服,稳准得当,高兴地说:“小朱的琴可是拉出来了!”

在李瑞环同志改编的《西厢记》《金·斯·雷》《楚宫恨》《韩玉娘》《刘兰芝》五个剧目中,师父带着我一起设计音乐声腔,许多唱腔都是我们师徒二人各写一稿,然后再到一

起共同研究、揣摩,有时一段唱腔要反复八九稿。这种反复修改的过程,使我获得了戏曲音乐创作的丰富经验,后来在为这些剧目演奏的实践中我得以有了新的理解、认识和提高。

2008年1月,随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从墨西哥演出载誉归来的转天,我专程赴京,来到方庄师父的寓所。每次出国演出回来必向老师汇报,这已经成为多年来我们师徒相处的惯例,我还带去了两名分别为4岁和5岁的天津小琴童,师父看到何派演奏艺术有了“隔辈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向众人说道:“我一生收过很多学生,天津的朱建中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他也是掌握我东西最多的一个徒弟。”也是这一次,在我要起身告辞的时候,师父站起来,从里屋取出一份曲谱,郑重地交给了我,他说:“这是我当年为张君秋先生重新设计的一份‘坐监’的音乐伴奏谱子,里边的过门、垫头设计出来还没有在舞台上实践,有些遗憾,这个任务我只有交给你来帮为师实现了!你要多实践,多往下传!徒弟,记住,你的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当不简单了!”

我双手接过这份曲谱,师父的嘱托让我铭记终生。当我从张(君秋)派代表剧目《楚宫恨》表演人才培养班的课堂走出来时,心里默念:师父,我郑重向您汇报,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几年来,我已经和我的同事一起先后为来自全国的几十名青年演员和演奏员传授了《西厢记》《楚宫恨》两出剧目,今后我们会继续走下去。我经常告诫我的学生,学习何顺信先生的京胡演奏艺术,不能只学皮毛,你们练的不仅是“手里头”,这是基本功,更重要的是练“心里头”,心劲儿,就是对艺术的理解和感悟。

作为先生的弟子,通过自己的舞台实践,我理解了京胡虽然是“傍角儿”,但更重要的还是“帮”角儿,帮助演唱者更好地表现唱腔,呈现出最佳的舞台演出效果。我在教学中经常强调,要想充分发挥京胡的伴奏功能,就必须强调京胡的演奏功底,强调京胡演奏技巧的娴熟,琴师要同演员一起进入剧情、深入角色,而不是机械地按谱寻声,这就需要琴师对剧本、人物事先要有深入的研究、体会。2023年和2024年在中华剧院举办了张(君秋)派代表剧目表演人才培养班汇报演出,由全国多位琴师伴奏、多位演员演出了《西厢记》《楚宫恨》,通过这种“百日集训”式的“一对一”集中教学培训和演出,大大提升了国内很多剧团张派剧目的整体演出实力,行之有效地起到了传承与传播的作用。

师父,您对艺术的“严谨、执着、谦逊、守时”影响着我的一生,我会用我的一生把从您那里学到的何派艺术继续传承好、发扬好、传播好、发展好。我会不懈地努力下去,您放心吧!

题为1996年何顺信先生(右2)与弟子朱建中(前排左2)在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排练厅

(作者为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奏员)

亲爱的孩子:

再过两天你就18岁了!这是成人的重要标志,但作为母亲,不需要等到你生日这天,我已经在很多微小的时刻,早就感觉到你是一个大人了:关心家人、做事有责任心、能较好地自我约束。

孩子,18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年你即将面临的高考,是对你过去12年学业的检验,是对你未来起点的奠基。你会知道,人生大多数时候都平淡无奇,但的确有几个关键时刻一定要努力获得更多主动权,高考肯定是一个。不过对你来说更有莫名的信心,不是你已经做到,也不是肯定你能考好,是相信你能够更好地学会妥善安排时间、分辨轻重缓急、明白张弛有度,有目标、去努力、且有效。

最近我读书有很多新知,思考也有收获,可惜都还零散,难以聚成长文,可见所有人都一样:一步登天很难,只能循序渐进。我有一个心得愿意和你分享:你曾热心中学习的德语中有一个词“Bildungsroman”,很难在英文和中文中找到对等翻译,中文学界的译名很多:成长小说、教育小说、修养小说,等等,英文干脆直接用这个德语写法。关键在于“Bildung”这个词,从拉丁文词根开始,几经历史变迁,因其语境不同而各有侧重:它是由名词“图像(Bild)”变为动词“塑造(bilden)”,再加名词后缀“ung”而来的,德语中还有动态的含义。因此某种意义上“成长”的意思是:持续不断地,按照某个图像去学习 and 打造某种东西。特别是18世纪启蒙时代以后,知识分子认为人可以对自己进行规定(Selbstbestimmung),而不是由外在来定义,因此人可以通过教育(Erziehung)、修养(Bildung)对自身做出新的塑造。

孩子,我想到此时的你。不仅因为你已经为自己的理想而坚持学习了两年德语,还因为我自己也对这个词的理解有了新感悟:成长是什么?首先是一个人对自己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有一个图景式的设定,然后通过教育,将自己不断塑造成为那个样子。那个图景也许永远无法完全抵达,但是你只要在无限趋近,就已经在成长。

我相信你对自己的未来一定会有一个高远的想象图景,可能还不清晰,但是不要紧,慢慢会成形的。你的老师告诉我,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孩子,不必过分担心”。是的,我相信老师,也相信你。不过,你要懂得,“图景”毕竟还是遥远的,你需要有步骤、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有韧性,不要轻易放弃。要知道,“塑造”也是痛苦的,就像陶瓷雕塑,首先需要刀凿斧刻,有时还要委曲求全,然后继续烈火锻造。因此,去痛苦地“塑造”自己,大胆地去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如同你打篮球摸高的训练,如果想精进,肯定需要设定一个对自己有挑战性而不是舒适的目标,然后渐次调整,每日训练、循序渐进,终于突破。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惊艳”,但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里有多少他们不曾见到的汗水。

此外我想提醒你,真正的力量感来自“可控”:就像你每晚做俯卧撑,功力见长迅速在你做的数量增多、动作标准,还在你结束动作的时候,整个身体是迅速垮掉掉在地上,还是有控制地轻盈起身。高手的重点,在于内在的稳定有力,而不是外在的张牙舞爪;强悍不体现在用力猛烈,而在于力道永远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这来自长期自律的训练:我说的不仅是身体,也包括手机、烟酒以及你未来可能的各类爱好。

永远记得,天分和教育可能只是某个世界的入门券,能不能走远,还在勤奋、韧性和运气。我希望你慢慢体会,这番话不仅是给你的18岁,给你的高考,也给你的一生。

关于你18岁的礼物,我们已经说好了,是两个:一个是你自己第一张个人户头的银行卡,一个是我们许诺你高中毕业后一次不用父母陪伴的旅行。关于前者,我希望你懂得,它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你不仅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成人,也成为独立的“经济人”。你要学会规划钱财,如同它有生命:理解它可以生长,也可能萎缩,但最重要的,做它的主人,不要被它奴役。关于不用父母陪伴的旅行,我只希望你安全的前提下,勇敢地去认识世界,用一次次“壮游”去完成自我的教育:不仅包括地理的、历史的、审美意义的,更包括世界的真实感:美食可能需要讨价还价,惊艳的偶遇是因为遗憾地错过,完美的策划难免终结于不尽如人意……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常常烦恼,但是鲜活有趣。

你知道吗?我多么珍惜每天早晨开车送你的短短旅程:打火、连上你的手机蓝牙、出小区,你问我听什么?我说我需要点轻快的、有活力的、带感的!音乐节奏响起来,我酸痛的身体稍微振作了一点,车右侧是刚刚苏醒的城市公园小山包,我虚张声势地踩油门,不够流畅地驾车慢慢直行,然后靠左,希望碰上一个红灯,能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的时间变长。等待左转的时候,方向正朝向东,天气好的话,前方晨曦映着朝霞,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天空干净又明亮,一条大路直直地伸向远方,如同你的未来,在眼前缓缓地、无限展开……

孩子,勇敢地去奔跑和探索吧!18岁!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我们永远都在你身后,为你加油!

永远爱你的妈妈
2024年11月

第五三〇期

满庭芳

便是千秋共此时

陈曦

影片最后,那一行雪泥鸿爪,或许与先生的诗句遥遥相和: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整部电影,都在强调“幸会”之意,先生、诗词、学生、观众、古人、来者,我们“心心相印”。

先生千古。

题图摄影:刘佳

走进十二月



苏作成

一眨眼,十二月便带着冬的旋律悄然而至。这是一个充满期待与回望的季节,既是旧一年的尾声,又是新希望的起点。十二月,是冬日的诗篇。天空高远而清澈,仿佛洗净了一年的尘埃,呈现出最纯粹的蓝。阳光不再炽热,而是温柔地洒在大地上,给寒冷的空气带来一丝暖意。树木褪去了繁茂的绿装,裸露的枝丫在寒风中伸展,勾勒出一幅幅简洁而有力的线条,如同自然界的素描,让人不禁赞叹生命的坚韧与美丽。

十二月,是北方雪的童话。雪花,是这个季节最温柔的使者,它们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覆

盖了大地,覆盖了屋顶,覆盖了整个世界。一片片雪花,如同天使的羽毛,轻盈而纯洁,它们的到来,让整个季节变得宁静而祥和,变得梦幻而美丽。孩子们在这个季节最动听的旋律。

十二月,是节日的欢歌。鞭炮已经点亮,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这是一个充满欢笑和祝福的时段,人们互赠礼物,分享喜悦,共同期待新的一年。街道上、商场里,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十二月,是岁月的沉淀。在在这一年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回顾过去的日子,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成功与失败,都已成为我们宝贵的记忆,都已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之源。我们感恩过去,期待未来,带着希望和梦想,迎接新的一年。

走进十二月,就像步入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在这个月份,让我们放慢脚步,细细感受生活的美好,体会时间的流转,怀着感恩和希望,积蓄力量与智慧,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题图摄影:兰亭

盖了大地,覆盖了屋顶,覆盖了整个世界。一片片雪花,如同天使的羽毛,轻盈而纯洁,它们的到来,让整个季节变得宁静而祥和,变得梦幻而美丽。孩子们在这个季节最动听的旋律。

十二月,是炉火的温暖。在这个季节,人们更愿意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分享一年的收获与感悟。火光跳跃,映照每个人的笑脸,温暖而亲切。家是,这个季节最温暖的港湾。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寒冷,无论在外经历了多少委屈和伤痛,家的温暖总能让人忘却疲惫,找到心灵的慰藉。

十二月,是节日的欢歌。鞭炮已经点亮,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这是一个充满欢笑和祝福的时段,人们互赠礼物,分享喜悦,共同期待新的一年。街道上、商场里,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十二月,是岁月的沉淀。在在这一年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回顾过去的日子,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成功与失败,都已成为我们宝贵的记忆,都已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之源。我们感恩过去,期待未来,带着希望和梦想,迎接新的一年。

走进十二月,就像步入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在这个月份,让我们放慢脚步,细细感受生活的美好,体会时间的流转,怀着感恩和希望,积蓄力量与智慧,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题图摄影:兰亭

记载“我朝成祖文皇帝,人靖内难”,此时朱棣的身份是已经被皇帝下诏削藩的“假”燕王,不存在后文“圣驾”的问题,身份对不上。天子渡河之处叫天津,从北京到南京要过大运河、黄河、淮河、长江等多处河流,渡河之津都是天津渡,为何只称直沽为天津?在朱棣靖难过程中,第一仗是争夺北京的控制权,最险的一仗是打齐南渡黄河的战

典籍里的天津(七)

天津卫得名的两类说法

冯志远

分野在静海郡,遂以东北隅小直沽置天津,则冀星实静海之分星也。”这是天津来源于星官说的最直接依据。乾隆版《天津县志》卷首《凡例》“又按旧志天津本近口关名,在良乡北,自永乐置卫,天津之名遂移直沽”。流经直沽的是天津河,早在明朝就已命名,是北京漕粮运转的重要通道,天津关与天津河二名合一的可能性较大。卷首《凡例》为志书的核心要义,是深入考据之后才得出的全书总纲,可信度较高。乾隆《天津府志·星土志》记载了天津按照星图而来的星野分布情况,天津府对应天津星。乾隆年间的县志、府志分别从得名、分野两个方面论证了天津的来源。

天津桥、天津街、天津河、天津关等命名均与天津星相关,可谓同宗同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是古代朴素宇宙观指导下万物命名的结果,寓有非常崇高、美好的喻义。天上有天津星,地上有天津城,在古代的分野文化中二者一一对应,与长沙星对应长沙城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是长沙是先有城后有星,而天津是先有星后有城。天津星作为中国古代占星文化的一个生动事例,是我们充分挖掘天津历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点。

冯志远先生的系列文章“典籍里的天津”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化与近代化”。

——编者



津上丛书